



新鐫南華真經三注

四

□ 13
1406
4



1406

鍊南華真經三註大全卷之四

內篇德充符第五

林慮齋云符應也。有諸已則可以應諸外充足

也。德足於已則隨所感而應也。陸方壺云甚矣形骸之足以

累人也。老子有言天下大患為吾有身。故人間世以全生免患為貴。雖然將干弋之毅中而不中。亦有命焉。君子知其有命。一切委之自然。而不以死生利害易乎其念。此篇寓言王駘申屠嘉之類。蓋真能外形骸。喪耳目。獨以保始守終為事者。蓋學問必造於此。然後謂之德充之符。又恐守而不化。終不能與天者游。而成其大。故以忘所不忘。終之其究竟處。則順事無情。因其自然而不加益于有生之外。蓋充養生處世。而至於兼之盡者也。○李衷一云德充者內充也。

德充符總論

德充於內。應物於外。外內玄合。信若符命。而遺其形骸也。物得以生之謂德。及天賦粹矣。所以成形。尊生由是而充之。性與天道可得而聞也。夫德本乎天。而充之在人。不可不自愛重乎物之符契。特應感小節。以即德充之驗。其成功大業。則有相天地。贊化育者焉。故王駘足以起敬于夫子。將欲引天下而從之。則其修為必有大過人者。且不教不讓。而孝者虛往。實歸。自非以忘契心。而灰生无。變命物守宗。而化由已。出其能。至是乎視所遺所喪。以見得道者忘形。

德充符

德充符

德充符

唯止能止衆止明夫以虛而來
鑑九以皆所以充之之道也德
充而為物所歸伏松栢之於衆
木堯舜之於百姓豈特以正生
為幸今在能正衆生而丁巳之
疾生禍福非所芥蒂故擇耳登
假去留在我俾肯以物為事哉
申徒无取元之過而拾元視元
狹全也子產以執政之貴而傲
元雖貴猶賤也無趾而尊足所
存有重於足者天刑之不可解
則一安之命而與全人無異矣
哀駘它之雌雄合乎前使哀公
忘其惡而願授國此非愛其形
愛使其形者也故秦和內通燕
厲外消德與日新道通神化事
成而不以功自處无往而不為
物所歸矣哀公以神尼為德友

充足也符驗也德充之驗也莊生見世人德
充多因尚形骸而外德性如惠子益生有身之
類故篇中特取殘形厲貌之人標名意謂充于
其德不于其形也老子有言天下大患在吾有
身人生世間千累萬害都緣形骸故德充之取
則伊也兀者獨足也足全則有與有與則有跡
獨則無與無與則無跡絕跡易無行地難履危
隨險迷行傷足如游毅中如入桎梏行為之累
爾韜光斂跡絕形去智自不行始夫唯免乎行
而德充矣德充之取厲伊也厲者不形無情之
象也人有形而後有情有情而後益生美色驕
入艷煩喜粧爭芳獻妍傳粉施黛形為之累耳
解名釋情絕華去美自不形始夫唯忘其形而
德充矣太抵人貌有與者人與之形可悅者人
悅之是皆以其形不以其德惟兀與惡而人從
焉非德積于中而驗于外伊以致此故養生主
之人善涉世之道命物之化守三之宗以命為
安以死生為條以不可不可為貫內全胸中之和

德尊而位可忘也吳公視无腹
為全人德尊而形可忘也聖人
所游與物无際警乎大執德成
其天是能忘入之所不忘而粹
美所屬有不淨而粹者惠子厚
於才而薄於德遂問好惡之情
答以性命之情所以深救其失
使道貌天形不偏于好惡有形
无情常因乎自然至是則德充
物符彼己而忘是非好惡化于
忘言俾在乎外神勞惰而以擊
白鳴其取殘尤厲惠之人以標
論本蓋所以為尚形骸外德性
者之戒也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
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
中分魯之不教坐不謙虛而往實而歸固有
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耶是何人也仲尼
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
外忘是非好惡之情游於形骸之表而警乎獨
成其天之大惡知其所以殘又惡知其所以厲
惠子乃欲益生有身嘵嘵鳴堅白於天下生理
本足不因自然橫生好惡妄起是非外神勞精
故德不全而形亦不遺矣意充於其德者德全
而形全王駘諸人是也充於其形者形勞而精
勞惠子是也
可不察哉

曾有一節

註：虛往實歸，各自淨而足也。無形而心成者，極其形殘而心乃充足也。夫心之全也，遺身忘形，五藏忽然，獨往而天下莫能離也。奚假魯國將引天下與之，之言神全，心具則體與物冥與。物冥者，天下之所不能遠矣。但一國而已，於死生之變，變之大者也。彼與變俱故，生死不變於彼，雖天地覆墜，斯順之也。審乎無假者，明性命之固當也。不與物遷者，任物之自死也。命物之化者，以化為命而無非也。守其宗者，不商至當之極也。異而肝阻楚越者，性殊則美惡之情非也。同而萬物皆一者，雖所

為師而况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立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亦將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一而不見其所

美不同而有所美，各美其所美，則萬物一美也。各是其所是，則天下一是也。夫因其所異而異之，則天下莫不異而浩然太觀者，官天地，府萬物，知異之不足異，故因其所同而向之，則天下莫不皆同。又知同之不足有，故因其所無而無之，則是非美惡莫不皆無矣。夫是我而非彼，美已而惡人，自中知以十至於見虫莫不皆然。然此明乎我而不明乎彼者，若夫玄通底合之士，因天下以明天下，天下無自我非也。即明天下之無非，無自彼是也。即明天下之無是，無是非混而為一。故能棄變任任化，連物而不惰也。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者，宜

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為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眾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自要者，而猶若是。而况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

生於不宜者也。無美無惡則無不宜。故亡其宜也。都亡宜故无不宜。都任之而不淨者。未之有也。無不淨而不和者。亦未聞也。故放心於天地之間。蕩然無不當。而擴然無不適也。物視其所。而不見其所。喪言。休夫。盡數之妙。心故能無物。而不同。無物而不同。則死生變化無往而非我矣。故生為我。時死為我。順時為我。聚順為我。散聚散雖異。而我皆我之。則生故我耳。未始有淨。亦我之。未始有喪。夫死生之變。伏以為一。既觀其一。則脫然無係。玄同。彼我以死生為寤寐。以形骸為逆旅。去生如脫屣。斷定如遺土。吾未見足以纏其心也。彼為己。以其知者。嫌王

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

林慮齋云

常季孔子弟子也。中分魯者言魯人之從夫子者半。而從駘者半也。立不教與弟子立而無所教。坐不議與弟子坐而無所言。而往後之者皆空虛。未有所見。一見而歸。即克然而有得矣。無形無所見也。心成。心感之。而自化成也。常季見其如此。故疑以為問。仲尼曰。夫子拍王駘也。直後而未姓。言我欲姓見之。特尚遲耳。如其者。且將師之。况他人乎。奚假豈特也。引天

驗未。能忘知而自存也。得其心者。嫌未。能遺心而自淨也。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者。夫淨其常心。平往者也。嫌其不。能平往。而與物過當。故使物就之也。夫止水之致鑑者。非為止以未鑑也。故王駘之聚眾。眾自歸之。豈引物使從。已哉。辨止。能止眾止者。動而為之。則不能。是眾物之止也。唯舜獨也。正言。特受自然之正氣者。至希也。下首。則唯為松栢上首。則唯有聖人。故凡不正者。皆求來求正耳。若物皆取。青全。則無貴於松栢。人各自正。則無羨於聖賢。而趨之也。幸能正生。以正眾生者。幸自能正耳。非為正以正之也。將求名而能自要者。非能遺名而無不在也。

下言欲率天下之人皆師之也。彼亢者也。而王先生是一句主勝也。言其如此。猶勝於先生。則與常人亦遠矣。先生指孔子也。庸常人也。死生亦大矣。此五字乃莊子中一太條貫釋氏一太藏經。只從此五字中出。所謂死生事大。如救頭然。是也。不得與之變者。言死生之變雖大。而此心不動。亦不能使我與之變也。不得不能也。與之變者。隨之而變也。此語謂出於孔子。乃莊子之寓言。儒家闢以為異端者。謂其於他事皆不

言天地府萬物者冥然無不
也直寓於散者所謂逆旅也象
耳目者人用耳目亦用耳目非
須耳目也知與變化俱則无往
而不真此知之正者也心與死
生順則無時而非生此心之未
嘗以也擇日而登假者以不失
會為擇耳斯人無擇也任其天
行而時動者也故假借之人時
以而量之耳其性漠故全也故
曰彼且何肯以物為事

講明而終身只學此一件其說甚正然釋氏之
學正以下愚之人貪着昏沉而不可化故以此
恐懼之而使之為善耳其教雖非其救世之心
亦切為吾儒者不容不關其說而亦不可不知
其心也彼以人無貴賤所畏者死耳故欲以此
脅持之使入於道或謂釋氏畏死而為此學失
其心矣天地覆墜猶大傳言乾坤毀也遺者落
也言天地雖墜而我亦不與之墜落亦猶前所
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熱讀莊子之書與語孟異

曰道者李其所不能行
其所不能行故寓言於王馳也
從仲尼遊欲從其所能行而
不知從其所不能行則雖全魯
歸之與至歸從中分也從其能
行者則立有教坐有議其教不
得無言其成不得無形也從其
不能行者則立不教坐不議虛
而往實而歸仲尼王馳相為表
裏而已不以其所能而當君師
之任則无用之用與庸亦遠矣
孰為來生而與之變孰為冥墜
而與之遺乎審乎無假知其所
浮者真不與物遷則死生稟墜
而不變余化物而已不化其
宗本不離也人唯不能自其同
者視之則耳目不內通能自其
通者視之則耳目不知其所官

其語常有過當處是其筆法如此非真曰天地
能覆墜也審者明也見之盡也無假者實也如
此等句皆莊子下字造語之妙處若言明乎實
則拙矣不與物遷與不得與之變不與之遺同
命物之化者言萬物之變化皆受命於我此猶
禪家所謂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也宗者言
萬物之始也守其宗者言斯人之所守在於萬
物之始亦猶前所謂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
者之意莊子之書如宗字只訓始字求其意則

故猶規其所向不見其所喪也
 常李謂駢懷內聖之道則為已
 而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
 其當心物侔為最之而推為君
 師耶唯止能止衆止此人所
 後之求鑑也夫木莫不受命于
 地唯松柏獨全人莫不受命於
 天唯舜也德正則舜豈不以正
 生為幸而正衆生哉今夫士之
 以勇自名者徒能雄入九軍而
 况官天地府萬物成生不得與
 之變者非求名自要之比也彼
 且擇日而登假其去來容與如
 此人安得不得而最之

不止曰始而已如此讀得方見其妙處守其宗
 者全體也遊其和者大用也常人不知萬物之
 同出於一初雖其肝膽亦自分楚越知其同出
 於一初則萬物皆與我為一也此兩句着他下語
 開闔處前後能文之士用此機關者不少蓋莊
 子之書非特言理微妙而其文獨精切所以度
 越諸子耳於聽宜也目於視宜也彼能如此則
 不獨以耳聽不獨以目視此禪家所謂六用一
 原也音豈可觀而曰觀世音此雖異端之言而

皆有深意德之和者與天地四時同也此和字
 非若中庸所謂中節之和而已讀此書當別具
 一隻眼物視其所向而不見其所喪言其觀於
 萬物無欠剩即讀夔蛟一段便是此意此又翻
 公文軒介與之說也遺土猶言如土之自遺墜
 而不知也為己脩身也以其知言人有此識知
 則能修此身得其心以其心者言有此知覺之
 心則能得其本然之心本然之心與知覺之心
 非二物也特如此下語耳其意蓋謂人皆有知

人皆有心。苟能盡之。則可以為己。可以得心。亦是常事耳。故曰得其常心最者尊之也。不曰尊而曰最。此莊子之文。所以為奇也。物人物也。流水止水。皆以喻心。流者不能止者也。能止其心。所以獨賢於人。衆人以欲止之心。就其求止焉。唯斯人則能之。故曰唯止能止衆止。此一句益言未能安其心之人。而求教於彼。彼乃能教之。而使之安。却如此下六字。豈不奇哉。禪家所謂將心來。與汝安。學者曰求心了。不可得其師曰

與汝安心竟。便是此一段語。以松柏比舜。以舜比王駘。但言其得於天者。獨異於衆人。故能正其所生。以正衆人之所生。此生字只是性字。或曰舜豈可比王駘。若如此讀。莊子是痴人。前說一夢也。徵證也。驗也。保守也。守其始初之一語。而况有證有驗。只一信字。却如此下句。不懼下着一實字。無此實則不能不懼矣。九軍者言衆兵也。或戰國之時。有為九陣者。亦未可知。不必拘天子六軍諸侯三軍之說。自要自信也。荆軻聶

政之徒求名而自信者也。彼惟守此一信且能
 不變於死生。而况有道者乎。此一段今觀佛書
 中有坐蟻岩守虎穴者。亦只此不惧之實而已。
 莊子如此等處皆有所見。非特寓言也。官天地
 天覆地載。天生地成。各職其職而已。府者聚也。
 萬物隨其所聚而聚。此即天地與我並生。萬物
 與我為一之意。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亦是府
 萬物之意。但語脈有不同耳。寓六骸者言六骸
 者各所寄也。象耳目與不知耳目之所宜同意。

日象目而不止於視。耳像耳而不止於聽。故曰
 像耳目。一知之所知。上音智。下如字。智者得之
 於性。知者智之用也。以其得於天者而無所不
 知。故曰一知之所知。心無所見曰死。登升也。假
 至也。註音賈音遐皆誤。彼豈擇日而至於道乎。
 言不擇日而升。至於道無時。而不在道也。即道
 不須史離之意。人之所以從學於王駘者。從是
 而已。此是字重。以物為事物者人也。言彼豈肯
 以為人為事乎。蓋人自求學於彼。彼何嘗求以

圖註 遺外也。雖天地覆墜亦且與之相為子立無假無所待也。坐視萬物之變獨與先天地者俱所謂宗也。生天地者也。以無形藏萬物曰府。萬物寓於府者寄而無畜象耳目者存而不用一知而不為物或心存而不與形制命在內而不在外所以能捨目而登假也。

教入。○陸方。元。當作介。與前養生上篇介之介者也。其人蓋能遺形骸外心知以行不言之教者。故常季問於夫子曰。王駘立不教坐不謀。而弟子從之者。坐魯國且虛而德實而歸。充然者有所得也。乃至夫子欲引天下而從之。彼介者何人也。而勝於先生。則與庸人殆甚遠矣。其用心也。獨若之何哉。夫子曰。彼之用心豈常人等哉。常人不能忘己。往往格於形體之松悅生惡死。橫起貪着。迷失真字。去道遠矣。人雖死生事大。而心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而變亦不得與之遺遺。謂遺變於彼何者。彼知吾身之與天地其在道中。同為一物。幻妄不常。皆非實相。若夫所謂性體真空。性空真體。審乎無假不受。變滅超然。獨存故不與物而有遷化。既不與之遷。又焉得而與之變。又焉得而遺其變乎。不惟不隨物化。又能主張萬化。執其樞紐守其根宗。故曰。命物之化。而守其宗宗。即所謂大

陳註 彼為已言其學非為人而人乃尊之何也以其知得其心言其及現而滄見其天君也以其心得其常心者言其初以不德良知得見此心時如游子歸家既到家乃知是固有之業也此只言其為已何與于人而不乃尊之如此可以知其常季之所造矣

宗師。未始有始也。若之謂也。守此根宗。則能以無生有。以虛造實。法由此出。命由此立。故為命化之樞紐。古之至人。所以提挈陰陽。主持造化。而不為二五之所陶鑄者。率用是道。常季蓋不知也。故以伊謂為問。夫子曰。子知異與一乎。萬化即異也。根宗即一也。自其異者而觀。則肝之與膽。雖在一人之身。然肝不可以為膽。膽不可以為肝。猶之楚越也。自其同者而觀之。則萬物與我同一根宗。既同一根宗。則六用一原。耳亦可視。目亦可聽。又焉知耳目之所宜乎。不知所宜。則渾合為一。無可分異。而遊心於德之和。既遊於和。則不見有彼有此。有得有喪。得亦莫非一。而得未嘗增。喪亦莫非一。而喪未嘗減。視喪其足。猶遺土也。以便是命物之化。而守其宗。彼之用心。若是而已。常季却道彼之為已者。不過以知得心耳。蓋審其無假而守其宗。是以知得心也。夫心亦人之常心耳。人皆有之。何獨稱最於彼哉。夫子曰。人心本同。彼固不能以獨異。但

受命于地。至唯舜也。正
文句不齊。似有脫畧。張君房校
本作受命于地。唯松柏也。正
在冬夏青。受命于天。唯堯舜
也。正在萬物之首。補亡七字
因郭註在下。首唯松柏上。首唯
聖人故也。今以松柏也。也在舜
也。也正為句。亦自文順。而兼全
矣。九軍。崔李云。天子六軍。諸侯
三軍。通為九軍也。登假。日氏音
遐。言得此道者。去留無礙。而先
于玄遠之城也。列子穆王篇。登
假字讀。同。遐可證。

彼守宗之心。定也。人人之心。動也。彼人莫
取。鑑於流水。而取鑑於止水者。以水定焉。故也。
水定。則能鑑。象形。心定。則能止。象止。故受命於
地。則松柏居天下之大端。俾者冬夏青。青是松
栢所以獨異於眾木也。受命於天。則惟舜也。正
俾者幸正其生。以正眾生。此舜之所以獨異於
眾人也。觀此。則介者之最可知矣。正如各正性
命之正。正生。即正性也。正性。即守宗也。守宗。即
保始也。夫保始之徵。如人養勇。一以無懼為主。
而不動心。故以一士而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
任要者。尚且如是。又况守宗正性之人。能保其
味始有始之始者。其徵也將不能。一生必而命
物化乎哉。官天地。府萬物。寓六骸。象耳目。下以
四字。看他奇處。官如五帝。官天下之官府之言。聚
也。言我與天地萬物。同出一原。性命根宗。同稟
同受。散則為萬。聚則為一。直寄寓於六骸之
中。而以耳自為象。人皆徇象喪心。妄起知識。是
以心生於物。而死於物。今也。一其知之所。知則

申屠一節

我出子止。蓋與刑者並行
也。其明白又廣。而問之。欲使必
不並已也。子齊執政者。常以執
政自多。故直云。子齊執政使謂

申屠嘉元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
人。子產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

心固未嘗死者。此非得保始之徵。有不懼之實
者。孰能之哉。如是。則信乎。能命物之化。而生死
無變於已也。已之人也。得道人也。將擇日而登
假矣。登升也。假至也。如書言。陟方道。言與道合
真之意。入之從。彼職是也。彼且何求於人哉。故
曰。彼且俾肯肯於人。則以物為事。既無所肯。則
俾以物為事哉。此篇所論。守宗保始。一知之所
知。而心未嘗死。乃性命之要樞。而勇士一踰。尤
為精確。一藏佛乘。言不能盡者。今以數語。該之
學者。更當精研。熟玩。猛於牛。夾。闕頭。截。把。斷。
如勇夫。有。不。畏。之。實。者。便。可。雄。入。九。軍。縱。橫。無
碍。此。箇。理。會。死。生。學。問。等。間。於。此。發。出。當。時。西
竺。之。經。未。至。而。佛。法。已。在。中。
國。詭。謂。佛。者。夷。狄。之。一。法。哉。

子齊執政使謂

子齊執政使謂

是以明其不遜也先生之門固
有執政焉如以此言此論聽之
處非位也而說子之執政而後
入者味其說說在位欲聽物先
也久與資人處則死過言其事
明師而鄙吝之心徒未去及其
過也若是形殘也言不自顧資
而欲輕蔑在位身有德者並計
子之德故不足以捕形殘之過
多自陳其過狀以已為不當以
者衆也默然知過自以為應受
者少也邦古之善射者子矢所
及為數中夫利害相攻則天下
皆屏也自不遺身忘知與物同
波者皆游于羿之彀中耳雖張
殺之由單豹之處從未免于中
地而中與不中唯在命耳而區
區者各有其所遇而不知命之

則我止其明日又與人堂同席而坐子產謂
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
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耶且子見執政而
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屠嘉曰先生之門固有
執政焉如此哉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見
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
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
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
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耶

自尔故免夫子矢之害者自以
為巧欣然多已及至不免則自
恨其誤而忘傷神辱斯未厭也
命之情者也夫我之生也非我
之所生也則一生之內百年之
中其坐起行止動靜趨舍性情
與凡所有者凡所無者凡所為
者凡所遇者皆非我也理自尔
自然而失者也人以其全足笑
吾不全足者皆不知命而有斯
笑也拂然而怒者見其不知命
而怒斯又昧知命也廢然而反
者見至人之知命遺形故廢而
者之怒而復常也不知先生之
洗我以善者言不知先生洗我
以善道故耶我為能自反耶斯
自忘形而遺累也十九年而未

申屠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
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
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
足者衆矣我拂然而怒而違先生之所則廢
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耶吾與夫子
遊十九年矣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
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
乎子產蹙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嘗知吾元者忘形故也形骸外矣其德內也今子與我德游耳非與我形交而索我外好豈不遇哉子無乃縮已悟則厭其多言也

林慮齋云

我出子止子出我止欲其相避也申屠嘉又不知其約不違者不避也齊者同也執政自謂也言子與我同出入則與執政同矣後入者先已也先已而後入則是貴我而賤物有學問則見識廣大取者求也言子學於先生將求以廣其見識乃淺狹如此乎取天兩字佳與堯爭善四字最奇言子既兀矣縱能為善得如堯乎自反言不自量也狀述其過以為足不當止者眾人皆然不言其過以為不當存

者已解矣唯有德者知事事有命豈人之所能奈何哉此三句是三等人若命順命也遊殼中數語盡奇絕此易所謂履虎尾也老子曰吾有大患為吾有身人之生世動是危殆易以虎尾喻已為奇矣而莊子曰羿之殼中殼中者張弓而射箭端所直之地也善射莫如羿殼中乃其必中之地喻世之危如此况在戰國之時此語尤切心幸而不中者命也廢然乃自失之意言其怒至此盡失去之反歸也言一見先生而歸

者已解矣唯有德者知事事有命豈人之所能奈何哉此三句是三等人若命順命也遊殼中數語盡奇絕此易所謂履虎尾也老子曰吾有大患為吾有身人之生世動是危殆易以虎尾喻已為奇矣而莊子曰羿之殼中殼中者張弓而射箭端所直之地也善射莫如羿殼中乃其必中之地喻世之危如此况在戰國之時此語尤切心幸而不中者命也廢然乃自失之意言其怒至此盡失去之反歸也言一見先生而歸

稽註申屠安命而忘兀德充於內者無感于外也。子產矜位而鄙兀心徇乎外者不明乎內也。不當亡者衆不當存者寡此蓋申徒論足之存亡言人之處兀知已過而安之者少然有幸不幸一歸之于命耳則知申徒之兀出於非罪者也遊邦教中莫非中地說有不中幸免耳人處世間莫非憂患苟得免患亦幸耳而人自以其幸笑吾之不幸我狃有怒未忘已也廢然而反已亦忘矣不知先生洗我以善和吾之自悟邪則彼已俱忘物

皆失其所以慈矣。洗字甚佳。言以善道告我如洗滌我而不自知也。形骸內外一句最好。此皆前書所未有者。稱者謂其能言也。如左傳所謂魯人以為敏。陸方壺云：夫申屠嘉不見已之為介而忘執政之貴亦幾乎忘已而忘物者。子產與之同師乃有同席出入之變。則其所以取大於先生者信乎。味之有得也。故嘉為設摩鑑之喻。言彼心鏡不明故物故之垢得以昏之。而子產猶欲其計德以自反。若謂不省已過而徒譴人之過者嘉復之曰：若自狀已過則以為吾足之不當亡者衆矣。不陳已過而謂吾足之不當存者幾何人哉。雖然此殆以人論而不以天論者也。故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達乎天之說者也。唯有德者能之。夫天下之履危幾而不禍者如人之遊於邦之毀中

我交化何喜怒之可動形骸之可索哉

集註敬中言邦前瑞之所直乃必中之地也。故曰中地。子無乃稱言我已知子不必更言也。

中央而不中皆幸也。幸亦命也。人以幸而全我以不幸而不全。有命存焉。安得不相安。而反以相笑乎哉。今天下之以全足而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始也佛然而怒。是其見猶未定也。既而遊先生之門。則諒然自廢其形。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心。始一。至是耶。今我與先生遊十有九年。而先生未知吾則吾與子同。以心遊於形骸之內。而乃索我於形骸之外。失其所以取大於先生者。而以執政後人。不亦過乎。復應前面過字。於是子產更貌改容。稱謝曰：子無乃稱稱謂善於稱述。蓋服善而譽之之詞也。○李衷一云：我出子止。蓋與則者並行也。不違不遜去也。若是形殘也。與堯爭善。與有德者爭也。狀名狀也。飾也。人處則不自飾已過。而安之者少。然有奉有不奉命耳。申屠嘉之兀亦命也。敬中子矢所及也。利害相攻。非邦乎。不遺身忘智。與物同波。非游教中乎。而免者非命乎。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由不知命。故有此笑。佛然而怒。未

知命故怒也。廢然而反知命故反也。反不怒也。未嘗知元者忘形也。形骸外也。德內也。子無乃稱已悟則默其多言也。申屠嘉之德充者命也。命亦一也。人在天地間。一生之內。百年之中。坐起行立。語默動靜。取舍性情。或有或無。所為所遇皆非我也。安命則無我矣。倚病一足我。故曰德充也。

魯有一節

自生斯務全也。夫天不為累故能常要地不為載故能常載。便舟能沉而為人浮則有時而息矣。天地而為累載則有時而息矣。沒矣故物為馬則未足以終其生也。安知夫子佚若是者。竟其不謹不及天地也。無趾出聞所聞而出全其無為也。彼何實以孝子為者。怪其方復孝於老聃也。夫無心者人孝亦孝。朕舌之孝者為己。今之孝者為人。其弊也遂至卒為人之所為矣。夫師人以自持者率其常然者也。舍己效人而逐物于外者求平非常之名者也。夫非常之名乃常之所生也。故孝者非為幻怪也。幻怪之生必由於孝。非為華薄也。而華薄之與必由於

魯有元者叔山無趾踵見神尼神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

自生斯務全也。夫天不為累故能常要地不為載故能常載。便舟能沉而為人浮則有時而息矣。天地而為累載則有時而息矣。沒矣故物為馬則未足以終其生也。安知夫子佚若是者。竟其不謹不及天地也。無趾出聞所聞而出全其無為也。彼何實以孝子為者。怪其方復孝於老聃也。夫無心者人孝亦孝。朕舌之孝者為己。今之孝者為人。其弊也遂至卒為人之所為矣。夫師人以自持者率其常然者也。舍己效人而逐物于外者求平非常之名者也。夫非常之名乃常之所生也。故孝者非為幻怪也。幻怪之生必由於孝。非為華薄也。而華薄之與必由於

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補前行之惡而况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實賓以學子為彼且斷以詖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桎梏耶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札斯又庶之理至人之所無奈
使彼以為己之桎梏也胡不直
為一貫者解其桎梏以直理
解之其無迹也天刑之安所
解者仲尼非不真也願自然之
理行則影從言則觀隨夫順物
則名迹斯立而順物者非為名
也非為名則至矣而終不免乎
各則孰能解之哉故名者影觀
也影響者形聲之桎梏也明斯
理也則名迹可遺而性命可全
矣

林厲齋云踵見繼見也不知務猶言不曉事也
尊足者性也尊足二字下得奇所可貴者不在
形骸之外也賓賓司馬云恭貌是也詼詼幻怪
只言好名而已已桎梏者言名為己之累也天
刑之猶天罰之不與之以道也莊子借孔子以
為言或抑或揚皆寓言也但如此段曰無趾兀
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况全德之人
乎此語亦有益於世教死生為一條不可為
一貫即齊物篇可乎不可乎不可之意

○陸

云夫叔山無趾知有尊足者存故求務以全之
尊足者全則視棄其足猶棄土取夫子却說他
務學以補前行之惡不知他下等人全然不在
善惡上起念本無念是何覺前非別求禪補頭
上安頭此種學問名教中人談不易及聖人亦
未嘗舉以教人故無趾與老聃私議之曰夫子
之於至人其猶未耶何賓賓恭敬以學於子為
也彼且為善救惡汲汲焉求以善聞名於世而
不知至人方以是為己之桎梏蓋桎梏乃手足
本無之物唯被刑之人乃或有之一有桎梏反
覺詭幻異常故至人無已聖人無名其有名者
翻為桎梏必欲解其桎梏必須反其所見之具
者而同歸于一以死生為一條以不可為一
貫然後可耳一條即一貫也以死生為一條者
未始有生孰名為死以不可為一貫者本來
無是焉得名非如是則善法惡法皆是幻法善
名惡名皆是詭名此箇不二法門直是解粘去
縛本來無物何處生塵但天刑之人常懸不解

何謂天刑記云刑者型也型者成也一不成而不
 可易也言性成之人根器自是如此安可解耶
 ○李衷一云踵頰也不謹不矜重也犯患者則
 也不知務不知務全之道也輕用吾身仲尼以
 謹為重無趾以為輕也人生理本自然不因自
 然却矜謹之便忘其自生故曰輕用其身猶有
 尊足者存言則一不足未足歸其德也務全者去
 矜重任自生也天無不覆地無不載自覆自載
 何等自然安知夫子之猶若是者責其矜重不
 及天地也夫子却說他務學以補前行之惡不
 知此一等人全不是善惡起念如欲別求禪補
 便是頭上安頭仲尼以補為可無趾却以為不
 可也故曰夫子於至人其未取實實恭敬也誠
 詭幻怪非常名也言汲汲求以非常名聞于世
 也至人無已聖人無名如手足本無桎梏桎梏
 者名也解其桎梏必去名還一死生為一條者
 未始有生孰名為死以不可為一條者本來
 無是伊者為非如是則善惡皆為幻法分別悉

○魯哀節

即惡醜也無君人之位以濟
 平人之死若明物不由權勢而
 往也無聚祿望人之腹者賤非
 求食而往也又以惡斲天下者
 眼不以形羨故往也和而不唱
 者非招而致之也知不出乎四
 域者不役思于分也雌雄合
 乎前者才全者與物無害故入
 獸不亂群人為不亂行而為萬
 物之靈也悶焉而後應者寵辱

是詭名為人解粘去縛莫要於此天刑天罰也
 無趾之德克者亦一也夫天刑之謂在謹與
 補生本自然何俟于謹則足非亡伊俟于補其
 謹也乃所謂謹用也其補也乃所謂桎梏也况
 名其是而務謹之始則無是名其非而務補之
 始則無非有是非然後有名無是非則無名故
 務全莫若去名去名莫若一死生齊之可不
 可一條一貫亦視所一之說也故曰德充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
 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
 於父母曰與人為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數而
 未止也味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而已矣無
 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

不足以驚其神也。汜而若辭者，人辭亦辭也。從子食於其外，而者食乳也。夫生者以才德為類，而才德去矣，故生者以失類而走也。故含德之厚，比于赤子，無往而不為之。赤子也，則天下莫之害斯。湯類而明已，故也。情苟類焉，則雖形不與同，而物無害心。情類苟亡，則雖形同，而子而不足，以固其志矣。使其形者，才德是也。異者武，所資也。戰則無武，罪將安施。所愛者，為足，故軍刑者之屨，何為愛之無其本者。異屨以足武為本，也不窮，不窮全其形，也不得復使，恐傷其形也。採擇嬪御及燕尔新婚，本以形好為意者也。故形之全也，無以降至尊之情。同貞如

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平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焉而後應，汜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恤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純子食於其外，母者少焉，狗若皆

之操也。德全而物愛之，宜矣。來生存以，以至飢渴寒暑，其理故宜不可逃也。故人之生也，悲誤生也。生之所有，非妄有也。天地雖大，萬物雖多，然吾之所遇，造在於是，則雖天地神明國家，幸貧絕力，至知而不能通也。故凡所不遇，弗能遇也。其所遇，弗能不遇也。其所弗為，弗能為也。其所為，弗能不為也。付之而自當矣。命行事，夜不合，晝夜推之不丟，置之不停，故才全者，隨所遇而往之也。夫始非知之所規，而故非情之所番，是以知命之必行事之必變者，豈於終規始在。新惡故，其變有至知而弗能規也。逝者之往，吾奈之何哉。苟知性命之固當，則雖死生窮達，千變

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外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異資刑者之履，無為愛之皆無其本矣。為天子之諸御，不瓜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為爾。而况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已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夫生存亡窮達富貴賢與不肖，毀譽饒渴寒暑

增補南華經三

卷之四

十一

萬化淡然自若而和理在象矣故曰不足滑和柔府者精神之宅也至足者不以憂患驚身故曰不可入於靈府和性不滑柔府間豫則不涉平卒變不失其允然也故曰和豫通而不失於允日夜無卻者冥然常任之也與物為春者群生之所賴也接而生時於心者順四時而俱化也天下之平莫盛於停水無情也平故天下取正焉故曰平者水滂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者內保其明外無情偽玄鑿洞曉與物無私故能全其子而行其法也事淫以成物淫以和謂之德也死事不成死物不和此德之不行也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允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備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於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

羅禮記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故曰娶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日夜無卻意或生貪富雖日夜相代乎前吾使之無罅隙可入視之如一而混然與物為春如年有四時不見其夏秋冬但見其為春取此見日與物接而生時於吾心者也因春字故下生時字言時不生於陰陽之氣而生於吾心也

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雌雄之象或以為禽獸者本於列子雌雄在前孽屠成群之說竊考經意大夫與之處思而不能去與嬖人願為妾之語則雌雄合氣前言丈夫嬖人願之者衆也戰而死者不以妻范無隱從巽絕句巽者飾武之具

林麓齋云惡人者形醜者也不唱常和言其無所作為也無君人之位者言其無貴權也聚祿富也望人之腹者飽也望滿也月盈曰望者此等下字莊子之筆端豈可及哉知不出乎四域言其所知非出於世外也雌雄合其前與物狎也此即鷗鳥不鷺之意悶然無意而答之意記者無繫着之意寡人醜乎醜者愧也授之國者

形似方鼎以木為之衣以白布
昼以雲氣夾車兩邊所以自衛
也考禮記檀弓篇周人置翼明
堂位云周之壁翼鄭氏註天子
公妻皆戴璧爵羽諸侯六妻皆
戴圭大夫四妻士二妻皆戴綬
據此則古者喪禮通用翼非特
為飾武設竊原南華本意謂先
聖制禮使入養生送死而無憾
周以棺衾飾以柩葬貴賤降殺
各當其宜所以慎終也若戰而
死則非正命故其葬也不以妻
形且不淨全歸柩望像物之倫
然亦猶服者之不受其屨也此
章後上文從子食於死母起喻
至以又齊喻以結之不過形容
德充于內者無假于外飾無益
于中者外飾無益也

授以國政也恤焉者有亡即漢主如失左右手
之意純子之喻言人之愛惡不在於形骸之美
惡也响若鶻狼不得類者不似始者也已身也
言不見其身得似始者故如此分下兩句此皆
莊子弄筆處愛使其形之說若以名教律之此
語大有罪豈古人所謂事死如事生不忍死其
親之意此皆其形容之文有過當處不可以此
律之亦不可不知其非也戰死不用翼非行禮
之喪也資國也則者於後而無所愛外飾無所

施也此亦形容有德在內不在外之意天子之
御不爪剪不穿耳不修飾而全其形之意新娶
者無後禮記有之不得復使言官中不得役之
也此借全形以形容全德之義以下歸結在才
全德不形下句前言死生亦大而不得與之變
於此又以死生存亡窮達貧富毀譽饒渴寒暑
等總言之此是紬繹發越處規者求也此等事
之變天命之行日夜相更迭於目前雖有知者
亦不能求其始不過曰自然而然而然爾不是以滑

和者言不能滑亂胸中之和也只是不得與之
 變スレテ一句不入ス於靈府者不動其心也和豫通三
 字一意豫悅也通流通也心既不動則使之自
 熒和順豫悅流通而不失其兌兌亦悅也此一
 句便是莊子之文和豫通猶曰周徧感也見後
 篇日夜無卻者言日新而不已也卻止也與物
 為春者隨所寓而皆為樂也物事物也此春字
 與兌字同接而生時於心者即佛經所謂無所
 往而生其心也接猶感也時即時中之時也隨

事之所感而應之不偏不滯故曰生時於心亦
 者質也如孟子曰天之降才也才全猶言全其
 質性也德不形者言其德無所可見也水停則
 平平則可以為法法準則也內保停也外不蕩
 止也即前所謂鑒於止水者又如此變下其文
 和者中和之和也成者全也全此性中之和是
 其德之修也德不形隨事物而見言其無所往
 而非德非一端所可名故曰德不形者物不能
 離也執民之紀即是執國之柄憂其死者言能

愛民也哀公安得南面而君天下此皆莊子下筆過當不照當處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與孟子友之云乎意同皆是寓言不可以實求之也

【集註】李云哀駘醜貌也其名望如月望之望圓足飽滿之義和而不偪不見其能首事也知不出乎四域不知其有遠畧也祿位才貌舉皆无之而致雖雄交歸焉非使物保而物自保之也是任人也疑其所以動人者係在德子之喻言形不足愛而使其形者可愛也毋愛以使其形者為本戰以武為本行以足為本哀駘也所以存而見任去而任去夫而見思者有本故耳本

○陸方壺云惡人醜貌人也無位而濟人之死無祿而望人之腹言不待富貴聲勢而自能利濟乎人也望如月望之望飽滿圓足之義用字之奇也惡駘天下言唯驚詫也和不偪不見其能首事也知不出乎四域不見其有遠畧也而且雌雄合乎前謂天下之人雌雄勝負皆來質成也悶然而後應泚然而若辭狀其無意於人國也寡人醜乎自媿其不若也恤憂也若有人焉如有所失也哀公問彼是伊人也而能使人愛恋者若夫子設喻以對他子乳於灰母之前少焉皆棄之而走以為且之蟬不見已也形之儻不類已也是有其形者不足愛而使其形

即子降才之才才悉全者窮真千自術才全則德內足矣矣形之有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與不肖駘言飢渴寒暑雖其交若彼然其所以為之者而不得故謂之余也苟知其始所以為之者則往何能無槩然今其變雖日夜通迂了無停息而其所始即智者其能求之所謂未始有始者也知其未始有始而又何至消吾之太和干吾之氣府也耶况如老子塞其兌之兌和豫通而不失于兌與物為眷而日夜无隙即所謂不形者也如以鯨曰接方變皆動而不失其時矣水停而平則万物運之平則內能自保停則外不搖蕩水之平秩德之和也是和也修

者真可愛也戰死不資妻則發無為愛是無其本者無所用而有其本者斯可用也知此則它之可愛而可用者蓋必有在矣又復設喻天子之御不翦爪不穿耳以破毀其全體新娶之大不服後以解其手足不如此不足以垂至尊之昭賞而結新婚之懽燕彼形全者尚足以動人而况全於其德者乎知此則它之所以可愛而可用者於焉取諸矣然則它也是則才全而德不形者也才即孟子所謂降才之才則其賦於天者而言德則指其成於己者而言不形者一而不分之意故下以物不能離解之數喻意在言外此蓋文之奇者夫才之全者其天自定不隨物而有遷故外生存以窮達貧富賢不肖毀譽饑渴寒暑皆事情之變與天運相為流行日夜相代乎其前方生方歿方歿方生如環無端雖有知者不能規乎其始規之言求也然但不能規乎其始而已不可謂之未始有始也蓋未始有始也者混合融和而不可謂之消

之已而成故曰成和之修物不
能離又解不形之意即一而不
分死生無變之謂也

和上篇所謂遊心於德之和意蓋如物故不足
於滑和者不可以入於雷府一入雷府則為心
必受其變而先天道樸之全體於是乎散矣今
使吾德之和豫通於死生窮達萬變之中而復
不失其和故曰不失其和也即和也豫亦和也
此便是滑和至人所以來生無變者不失此和
而已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為春卻者不受而還
之意事物之變日夜相代乎吾之前知其不可
奈何而安之為命便是日夜無卻無卻則不失
其兌不失其兌便與物為春常人不知命運自
然不肯安受只一卻中生出多少乖戾彼則常
見其日夜無卻與物為春而巳是接而生時於
心者也接謂應萬變生時於心則時行時止莫
非天運之自然此箇和德渾然不變於物交之
感便是全其天之所賦者故曰才全仰謂德不
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水平故萬物盡湧焉然
平則內能自保停則外不搖蕩水之平猶之德
之和也夫德者成和之修也德即和德修之已

○闡歧一節

增補南華經三註
其德長於順物忘其醜長於逆
物忘其好也生則愛之歿則棄
之故德者世之所不忘也形者

而成焉者也其曰不形者言物不能離也
離即一而不分以生無愛之意○李衷一云望
望月望之望圓足飽滿之義和而不偏不見能
首事也知不出四域不見有遠畧也祿位才貌
舉皆無之而致雌雄交歸焉非使物保而物自
保之也是何人也觀其所以動人何在也哀駘
它之德充者和也才全於和德成於和驟而觀
之外蓋無異久與之處物不能離故曰和而不
獨不倡故和和故雌雄合乎前也彼不和而倡
者昭昭然才與世亢以賣名聲於天下此夫飾
外貌而遺中為也其不
令人去之走者幾希矣

闡歧支離無朕說衛靈公靈公悅之而視全
人其脰肩有甕甕大癭說齊桓公悅之而視
全人其脰肩有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

理之所不私也故夫忘形者非忘也
也聖人持於自為之場放之而無不至者才德全也知為擊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此四者自然相生其理已具故聖人無所用其已也天鬻也者天食也言自然而稟之也既稟之自然其理已足則雖沉思以免難或明戒以避補物無妄然皆天地之會至理之趣必自思之非我思也必自不思非我不思也或思而免之或思而不免或不思而免之或不思而不免凡此皆非我也又奚為於任之而自至也有人之形者視其形貌若人也無入之情者視若槁木之枝也群於人者類聚群分自然之道

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故聖人有所避而知為擊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斷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入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入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恥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警乎大哉獨成其天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

也是非不得於身者無情故若然無不在無不任者有情之所任也故形貌若人而獨成其天也道與之貌天與之形者言人之生也非情之所生也生之所知豈情之所知哉故有情於為離曠而弗能也然離曠以無情而聰明矣有情於為資聖而弗能也然資聖以無情而資聖矣豈直資聖絕遠而離曠難慕哉雖下愚聾瞽及雞鳴犬吠苟有情於為之亦終不能也不問遠之與近雖去已一分孔顏之際終莫之得也是以觀之萬物反取諸身耳目不能以易行成功手足不能以代司致業故嬰兒之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自明不以足據物不以手求

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其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對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擊白鳴

白鳴 圍音因 脰音辰 說音稅 食音似 脰音豆 警音教 惡去声 瞑音眠

林慮齋云圍鼓曲背也一云鼓而守城門者也

行豈百骸无一定自形貌無素主而專由情以制之哉既謂之人惡淨無情者味解形貌之非情也非吾所謂情者以是非為情則無是非無好無惡者雖有形貌直是人耳情將安寄無情者人之不以好惡傷其身言任當而直前者非情也常因自然而不益生者止於當也不益生者以有其身者未明生之自生理之自足也莊子又謂生理已自足于形貌之生但任之則身存好惡之情悲所以益生祇足以傷身以其生之有分也夫神不殊於性分之内則外矣精不止於自生之極則強矣故行則倚對而吟坐則據櫪而眠言有情者之自困也天選子形以堅白

支離形不全之貌無眼無脚根故但跛而行也
一云無眼無唇也曲背缺脣醜之甚也肩有者細長之貌也甕菴大瘦項瘤者也此兩句皆喻人之好惡不在於形骸之外曲瘤之人得意於君視全人反不如之故曰德有所長形有所忘言愛其德而忘其形也人不志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二句盡佳即孟子下棺不若人之喻所可忘者形也所不可忘者德也誠忘者真忘也知有形而不知有德者真忘也聖人有所遊

鳴言凡子所為外神茲精簡對據梧且吟且舞此世之所謂情也而云天選明夫情者非情之所生而况他哉故雖萬物萬形云為趣舍皆在無情中來又何用情於其間哉

遊者即所謂心有天遊是也知以智處事也約以禮自檢束也工藝能也孽苗孽也膠泥也固也接接於外而忘其內也商賈也如所謂買名於天下也心有天遊則知此四者皆吾之累矣聖人無所謀于世則不用智矣不斷削而自合於理則不用約矣守其內而無事乎外則不用德矣不貨者不求售也不求售則不用藝能矣四者不謀不斷無幾不貨也天鬻天食天祿也猶言天爵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猶言有天爵而

夫天與之形者有
浮則與天為徒而所造者大矣天與之形者有
物也道與之貌者物必有則也吾所謂無情言
人下以好惡之情而內傷其身者有益則有損
常因自然則無所益亦無所損矣言有餘不足

不求人爵也此段乃莊子與惠子問辯之言有
人之形以下乃莊子尋常有此語惠子因而問
之也羣於人者言與人同類也是非不得於身
者言無入而不自得超出於是非之外獨成其
天與天為徒也言人能外於是非無入而不自
得則與天為徒而所造者大矣天與之形者有
物也道與之貌者物必有則也吾所謂無情言
人下以好惡之情而內傷其身者有益則有損
常因自然則無所益亦無所損矣言有餘不足

皆為病益生者有餘之病也好惡出於自然而
無所着則無所損益矣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
其身是以益生為養生非莊子之意也莊子與
惠子為至密之友惠子博學而好辯故莊子以
外神勞精說之外神者神用於外也猶言神不
守舍是也槁梧枯木以為兀也瞑倦也堅白韜
之名也選授也言天授子之形而子乃自苦女
此何也只一鳴字韓文公就此抽出成一篇序
如許其妙莊子安得不為作者

皆為病益生者有餘之病也好惡出於自然而
無所着則無所損益矣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
其身是以益生為養生非莊子之意也莊子與
惠子為至密之友惠子博學而好辯故莊子以
外神勞精說之外神者神用於外也猶言神不
守舍是也槁梧枯木以為兀也瞑倦也堅白韜
之名也選授也言天授子之形而子乃自苦女
此何也只一鳴字韓文公就此抽出成一篇序
如許其妙莊子安得不為作者

陸方壺云圍
跛曲歧也無脈

目無朕木癭以德長而見美
 于二君形有所忘也人不知存
 其神是所忘也于視所思慮是
 所不忘也其所以忘而忘其所
 不忘也謂誠忘非特形有所忘
 而已誠忘則聖人之所遊物不
 得遊而皆存者也若然者以知
 為尊人非本輪也以約為膠所
 以約散也以德為接所以續果
 體以工為商非所以為器也聖
 人不謀惡用知不斷惡用膠無
 惡思用得不貨惡用商四者天
 謂也故無待于外有人之形無
 人之情以其所遊在誠忘故也
 群于人則游乎世借是非不游
 于身則休乎天均得其小者屬
 于人大都屬于天也貌則動作
 威儀无非道形則六骸九竅天

無聲也甕甕木癭之狀項窩也脰頸也肩有細
 小貌二子醜惡之人能使齊衛之君悅之而反
 視全人之不知所以然者是愛其德而忘其形
 也用是觀之形有所短德有所長所短者能使
 人忘之而在己若忘則必有惡軼之嫌所長者
 能使人不忘而在己若不忘之則必有矜伐之
 病能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則其忘也是
 謂誠忘就忘一字上翻出自已學問而以聖人
 証之忘聖人者誠能忘所不忘者也其心有所
 遊也以知識為孽子而不親以誓約為膠固而
 不用以德惠為應接而不貴以技能為行貨而
 不居何乎聖人之心何思也何慮也順其自然
 而已惡用知未離也未斷也質任自然而已惡
 用膠所得於天者渾然全具無喪也而惡用商
 德有所積於己者深藏若虛不售也而惡用夫商
 益有所用則人也而非天也無所用則遊以天
 矣遊以天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聖人既
 食於天矣而惡用乎人為也故有人之形而無

而生所以為人者足矣奚為疑
 其不可以無情乎惠子直謂無
 情若木石不可以為人莊子謂
 吾所謂無情是非不游于身也吾
 所謂無情不以好惡內傷其身
 也若是則足以有其身何必益
 至其惠子不知即動而靜乃操
 程以求靜唯不知此即是不游
 其所為使形為天之所選而以
 堅自鳴也

人之情有入之形故羣於人而不能以獨異無
 人之情故四者不用而是非不以得於身然謂
 之無入之情則聖人者似乎離世絕俗而不與
 物同春者不知聖人之身常自謙抑歎乎小哉
 所以騷屬天下以成其身也其心則警乎大哉
 浩然天遊所以成其天也老子所謂不自大故
 能成其大意蓋如此成其天則不惟忘其所不
 忘抑且忘無可忘而人不得以其所不忘者係
 之矣以下又承上無情之旨託與惠子辯者一
 段作結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哉故如則
 故而已之故謂本來也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
 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人之形色象貌皆自
 味始有始出來皆道與之道與之即天與之也
 有自天中道中來者尚不得謂之人乎惠子曰
 既謂之人惡得無情是將欲其塊然墮然如槁
 木如死灰而後謂之無情也故莊子曰非吾所
 謂無情也謂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其自然
 而不益生之謂也益生二字本於老子益生曰

祥謂裨益於所生之外而以人為參之也惠子窮其強辯却說人之有身亦自益生中得未益情欲之感亦非本有介然而生於男女之交人因托此而有身今不益生則連人亦無故曰不益生生以有其身莊子不與之辯却以正答言生不必益也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生理本自充足於本足中不能順其自然而橫起是非好惡遂與迷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今子之精神非道與之天與之乎乃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神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本無不足却乃不能因其自然與物相安於無情無事之夫徒以堅白之說曉曉然立是非同異於天下茲不謂之益生而俾哉觀惠子與莊子辯論却於簡事全未分曉不知莊子俾以與之為友○李

忘其所不忘乃為誠忘誠忘者聖人所選也故以知識為孽子而不親以誓約為膠固而不用以德惠為應接而不貴以技能為行貨而不居不謀利害俾用知不斲性情俾用膠無喪於物何用德不貨貨財俾用商已上四事皆天然而養者也結蟻轉丸蜘蛛結網不謀之知也雲龍風虎松柏蒿蕪不斲之膠也會獸林藪魚鱉江湖無喪之德也物物自利各各牛營不貨之商也此乃天之所養故曰天食有形無情所謂望似木雞也一尺之面容貌不同者道與之六尺之體窄窳無殊者天與之皆非情之所有是非不得乎身不得無與也小而屬于人者有情也大而成人者無情也惠子直謂無情若木石然不可以為人不知莊子所謂無情乃是非不得于身也所謂無情不以好惡內傷其身也若足則足以存其身俾必益生哉生生理也生理本自然無有餘也益生者有餘之病是非好惡生於有也不因自然牽着好惡便是益生傷損

其脰有脰項也脰有脰細長之貌言悅無脰而規今人反覺其項細長醜不足觀也周禮梓人云數自顧脰註長脰貌蓋有與顧同槁梧即今所謂枯槁也桐類不一唯枯槁中琴瑟故名琴瑟為槁梧

忘其所不忘乃為誠忘誠忘者聖人所選也故以知識為孽子而不親以誓約為膠固而不用以德惠為應接而不貴以技能為行貨而不居不謀利害俾用知不斲性情俾用膠無喪於物何用德不貨貨財俾用商已上四事皆天然而養者也結蟻轉丸蜘蛛結網不謀之知也雲龍風虎松柏蒿蕪不斲之膠也會獸林藪魚鱉江湖無喪之德也物物自利各各牛營不貨之商也此乃天之所養故曰天食有形無情所謂望似木雞也一尺之面容貌不同者道與之六尺之體窄窳無殊者天與之皆非情之所有是非不得乎身不得無與也小而屬于人者有情也大而成人者無情也惠子直謂無情若木石然不可以為人不知莊子所謂無情乃是非不得于身也所謂無情不以好惡內傷其身也若足則足以存其身俾必益生哉生生理也生理本自然無有餘也益生者有餘之病是非好惡生於有也不因自然牽着好惡便是益生傷損

也有益則有損無益則無損矣故曰常因自然
不益生也外神神不休也勞精精不定也倚對
而吟行之倦也據梧而瞑坐之疲也皆言有情
之自困也選任也天任子之形豈有情哉直暗
聽而生耳今子有入之形與衆無別而強以堅
白同異之辨鳴噪于衆人之前而自謂賢者猶
躍治之金佞獨不怪哉無賤木癭之德充者忘
也忘者忘是非好惡也是非忘外好惡忘內是
謂忘情情忘則已忘德又使人忘形所以警乎
大而不小天而非人也故曰不益生嗟乎人皆
欲有益而不知益之為損人皆欲有餘而不知
餘之為無用故多言損氣多欲損精多思損神
多技損心多聽損聰多視損明病生於不知起
取道貴日減不貴日增老氏所謂損之又損以
至於無為正此意也
無益生之旨精哉

南華真經三註大全卷之四終

